

(零售港幣五分)

第四十期

# 國際通訊

三十年三月十九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版出  
社究研題問際國

者刷印  
司公刷印書圖南西

處訊通  
號百九箱郵港香

總經售處  
藏本公書局

## 「廢除黨治」感言

陶希聖

今天我們紀念國父孫先生，最要記取的是「建國大綱」乃是孫先生手訂的革命憲法。建國大綱規定建國的政治步驟，其主旨是由黨治以達於全民政治。

黨治是民權主義自別於一般民主政治制度的特點，由於這一特點，民權主義纔可以與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配合為一體。

民生主義的要義，在建立大機器工業而國有之，並在國家的生產計劃之下，保護私有工業。換句話說，民生主義是以國有工業為中心的計劃經濟制度，在這種經濟基礎上面，不會有通常的一盤散沙的民

主政治，而必須有集權的民主制度相配合，是必然的。集權的民主政治理論即是「政府有能，人民有權」的理論。

在「民治」與「民享」之先，必須中華民族國家為「民有」，假如中國滅亡，則民權民生都成畫餅。民族主義乃欲中華民族國家成爲一個反侵略的民族戰鬥體，此戰鬥體的內部機構，當然不能夠仍然是一盤散沙；故在軍政時期以後，接着有一個黨治的訓政時期，以掃除國民革命的障礙，尤其是外來的侵略者。

通常的民主國家到了對外作戰時期，也必然集權於政府，以執行民族戰鬥的任務。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所謂「爲掃除軍閥及防止侵略陰謀，以黨爲執政之中樞」，就是這個意思。頗有些人把黨治與民主作爲對立的制度，以爲民主主義者必反對黨治，這是一種誤解和曲解。黨治乃是有組織的民主制度，在爲對內統一對外獨立而戰鬥的時期爲必需。

因黨治爲民族鬥爭的政治組織，故日本軍閥侵入中國以後，到處要滅黨，要廢止黨治，日汪之「樹立新中央政府之大綱」，第一條即標明「廢除黨治」的口號之下，他們要分裂中華民族，解放中國民族戰鬥的政治組織與精神。

爲執行日本付與的分裂民族解散民族戰鬥精神與組織之任務，汪、周、梅等在敵後組織一個以「各黨各派」爲號召的「政權」，這是有目共見的事實。

黨治與民主不相反而能相成，可以從抗戰以來的政治制度而明悉，在黨治的原則之下，各黨派、各階層已有多數代表者參加政府與政治，黨禁之開，又遠在抗戰以前，在這種政制之下，日汪仍號召「廢除黨治」，則其用心自別有所在。

在今日自由中國尙還有主張廢除黨治及另組民主政權的人士，我請他們以日汪的活動與號召自相警惕。

(三月十二日)

## 德軍入保展望

李毓田

「在保國歷史中有崇高的若干葉，國民對它固然是值得驕傲；但是，其中也有黑暗的若干葉，我們就當常常翻讀，以免重蹈過去滅亡的覆軌。」

這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末，前保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喬賽維諾夫博士 (Dr. Kiosseivanov)，在國會 (Sobranje) 宣示保國外交政策演說中，對國民所發出的幾句警告。不幸的很，二年零一個月後——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德軍突然開入保京蘇斐亞，保國「滅亡的覆軌」，竟終於不免重蹈！

保國當千年前，固亦一興隆獨立的國家。然迄十二世紀，保國忽被俄國勢力侵入，既又為土國所降服。一八七七年，它發動獨立戰爭，先獲得自治權，但仍歸土國保護；直至一九〇八年纔重見天日，正式恢復了獨立自由。

不料六年後，即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在前王斐迪南執政下的保國，竟參加倒臺的德奧等同盟國方面。結局，同盟國慘

### 第四十期目錄

「廢除黨治」感言

德軍入保展望

希特勒可走的路

輸入蘇聯的美棉

蘇聯生產之謎(下)

敗，保國不得已，乃與協約國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簽訂下涅宜條約（Treaty of Neuilly）。這條約，是給予保國的一副苦難的枷鎖；因爲，保國除負擔賠款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外，最要命的是軍備限制：陸軍只限兩萬人，其他武裝公務員只限一萬三千人。至於海軍，則完全予以取消。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保京發生政變。戈其夫上校（Colonel Gheorghiev）奪取了保王波里斯第三（Boris III.）的政權，樹立法西斯獨裁政府。

但翌年保王即革退戈其夫，恢復王權，自四月十八日先命杜賽夫（Tosen）組閣，十一月廿三日繼命喬賽維諾夫組閣以來，遂積極與巴爾幹協商國（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希臘、土耳其、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簽訂聯合條約）調整邦交：

第一、於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與巴爾幹協商國簽訂和平友好及互不侵犯的薩羅尼加公約（Pact of Solonika）。該公約規定，巴爾幹協商國承認保國重整軍備權；因此而廢棄了涅宜條約中之軍備限制條款。第二、保國雖然不想也不要求現有的國境保障；但是，却不能依武力改變現有的國境，而且與接隣各國的紛爭，一切須付諸仲裁裁判，或法律上解決；是以一九二二年在洛迦諾（Locarno）會議所規定的，保、希、土三國國境之非武裝化條款，遂行消滅。

此外，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還收復了一九一三年喪失的多不魯甲七千七百三十六方公里的土地。保國至此，可以說又逐漸踏上獨立自由境界。不過德國代三B政策而起的東方政策，是早已認定了巴爾幹爲其禁嚮；保國處巴爾幹之中，焉能逃出此德國的魔掌。

德國在保國政治勢力的發展，可以從宣傳與貿易兩方面觀之。

先就宣傳說。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保京市內的各書店，原是以法文書籍為最多，英文書次之。但到一九三五年以後，法文英文的書籍便忽然匿跡，德文的各種文學書籍，遂代之充滿於各書店了。德文的書籍，通是用拉丁字體印成的，為的是保人閱讀便利，而且售價極低；因為，德國政府是捨得出錢宣傳的。

德國許多的宣傳，為減少外人注意，常常是交給那一般商業旅客們去辦。在保國鄉村裏（巴爾幹其他各國亦同），像這種別有懷抱的旅客，三五成羣，是時常可以看到的。他們並沒有商店，只是一些泥塗簡陋的商場而已，正因為這樣，纔能多吸引鄉村的顧客。

不待說，中學生畢了業，大多數都是希望能到德國讀書的，因為德國政府有的是優厚條件。每一批

留學生回到保國時，德國公使館無不格外同其聯絡，決不會放鬆。那是為的什麼？可以不言而喻。不料次就貿易說。納粹政治哲學，是「國旗跟隨貿易」。較古的保國人，德國人並不是受歡迎的。不料因為一部分貿易的現實，却使得保國某一些執政者與德國大談親善了。例如前內閣總理柴高夫（ТЪА

ДКОВ），前財政部長鮑治羅夫（БОНІОВ），前農林部長巴枯里安諾夫（Багряннов）即都是親德鉅頭。不僅如此，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保國且會有不少的軍官接受了德國的煊赫勳章。

在上次歐戰後的一二年間，保國大部分的輸出輸入是全靠義美兩國。但是，自一九二二年後，德國便加入這個貿易圈，居然一躍佔在保國對外貿易中之首位。一九三三年以前——即希特勒未登台以前，德國尚只佔保國貿易中百分之二十五，到一九三五年遂驟然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三乃至六十一。

德國在保國對外貿易中所佔之百分比率

年次	輸入	輸出
一九二二年	二一·八	一六·五
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一年	波動 二一·〇與二七·九	波動 一九·五與二九·五
一九三二年	二五·九	二六·〇
一九三三年	三八·二	三六·〇
一九三四年	四〇·一	四二·七
一九三五年	五三·五	四八·〇
一九三六年	六一·〇	四七·六
一九三七年	五八	四七
一九三八年	五二	五九

( Leonard Woolf: Hitler's Route to Bogdod, P.194 )

四

德國侵保，原無須動兵。這次德軍之所以開入保京者，原因是由於屢次攻英本土失敗，不得不轉變戰場，而謀向聯軍最脆弱的抵抗線下手；因保國正適當其衝。

德軍入保，雖實行在三月一日，其實早在本年一月初間即已準備妥當。按保國現任總理菲洛夫（Or-

Boedan Filoff) 是於一月五日赴維也納，九日返抵保京，翌日踏四十三哩的深雪山道，去謁見在恰姆·克里安別墅靜養中的保王，作長時間密談，而於是日之夜即召集緊急會議，其決非尋常事件可知。九日菲洛夫對保記者發表談話，雖宣稱『赴維也納是為訪醫生治胃病』，實際，就是在與德方交涉，拒絕派兵入境。十二日，菲洛夫在勒斯卓克城演說，其中有謂：『保國人民，必須既不偏德，又不附英；但準備為保國犧牲一切而已。』又謂：『納粹主義一若共產政制，均不適於保國。』保國的態度與其當前危機，均已慨乎言之。

保王嘗說：『閣僚親德，皇后親蘇，人民親蘇，保守中立者惟余一人而已。』保國內是由親德與親蘇兩派把持一切。關於德軍入保問題，本來，最初以親蘇派佔優勢，此可由二月四日親德派農林部長巴枯里安諾夫之被迫辭職證明之。惟因後來德國壓迫過急，而蘇聯又實際靠不住，故此一問題，醞釀了兩個月後，保國終於不能不對德屈服，一任德軍入境。

三月一日，德軍開入保國，翌日進抵京城蘇斐亞。德軍入保實在情形，據目擊者合衆社記者所描寫如下：『保京各區於二日清晨四時街道即為之梗塞，因有好奇心之保國人民，爭看街上巡行之德軍。保京之夜生活，仍照常進行，未發生變動。惟造成一種新空氣，即大旅店之走廊前，置有箭形之標識，指示地下防空室之所在。外國新聞記者向保國各階層人民談話，據稱，關於德國之出現於保國，彼等不感有何刺激。……』保國人心之麻木，在一般看來難免驚異，豈知這正是德國如上所述多少年來對保宣傳的效果。

德軍入保第二日（三月二日），保國總理菲洛夫當即發表了一篇重要聲明，內稱：

「德國政府業已表示，願意顧全吾人與各隣邦間之現存條約及友誼，由此可以強調申明保國之和平

政策。在目前歐局中，將一切情形加以衡量之後，復被保障保國及人民之重要權益的願望所領導，既經保證現存秩序，可以充分維持，所以保國政府乃決意允許德軍開入保國之請求。保國政府聲明，德軍之在保境出現，絕不能變更保國之和平政策。保國決心避免參加任何進攻行動，並拒絕採取任何足以威脅別國利益之措施。保國政府感覺此次行動，將得各方之正確諒解，且為巴爾幹各國人民所贊同。」

這個聲明，只不過表明保國被迫屈服的苦衷而已。若說「由此可以調強申明保國之和平政策」，「保國決心避免參加任何進攻行動並拒絕採取任何足以威脅別國利益之措施」，那纔是癡人說夢。須知德軍既開入之後，便由不得保國了。

#### 四

此次德軍入保，受影響最大者，除聯軍方面外，無疑的即為蘇聯。

蘇聯久想出地中海，自此次歐戰發生後，蘇聯之此種野心而越發顯露。蘇聯去歲與德國瓜分了羅馬尼亞，支持保國索回多不魯甲，及對土聲明：「倘土耳其為自衛抵抗軸心國家，蘇聯將不加以阻撓，」（一九四〇年十月）等等均其明證。

所以蘇聯對德軍入保，自然要格外關心。當一月中旬德軍纔醞釀入保時，蘇聯官方塔斯社即聲明稱：「倘令德軍入保，或正在開入保國途中，此事非蘇聯所知，亦未得蘇聯之同意。」及三月一日，德軍確已入保後，蘇聯政府遂發表了一如下宣言：

保國外交部代表曾於三月一日通知蘇聯駐保公使，謂保政府業經同意應允德軍開入保加利亞，

以團結巴爾幹之和平。蘇聯外交人民副委員長維辛斯基當於三月三日向保國駐蘇聯公使史丹米諾夫答覆如下：『爲答覆貴政府三月一日之通知，內開保政府業經同意應允德軍開入保境，並稱此舉目的在維持巴爾幹之和平云云一節，蘇聯政府相應答覆如下：第（一）蘇聯政府不能贊同保政府之意見，承認其對於此問題之態度爲正確，因此項態度，不問其是否出於保政府之意願，其結果非惟不能獲得和平團結，抑且將令戰爭範圍，再度擴大，使保加利亞捲入戰爭之漩渦；第（二）蘇聯政府爲對於和平政策表示忠實計，對於保政府遂行其目前之政策時，不能予以任何之支持。特別鑒於保國報紙，時有無稽之傳說，足以淆混蘇聯政府之真正態度，故蘇聯政府不得不發表右列聲明。』此宣言，表面固是駁斥如上述保國總理聲明所謂『和平政策』之無稽，內裏實係對德國警告，蘇聯之不滿意於德國的此種措施。

蘇聯儘管不滿（實際尙談不上『警告』），其如德國不予理會何？德國不過僅由所謂『權威方面』，對蘇聯外交次長維辛斯基之宣言，加以反擊而已。該權威方面稱：

蘇聯態度極易了解，但同時彼等必須明白，凡爲擊敗英國所所需要之方法，德國不能忍受限制。吾人在南歐政策，係根據於吾人建立東南歐永久和平之願望。再者，吾人抱有對英繼續作戰之決心，正如元首所謂，『無論何處，如遇英國，皆予以攻擊。』

## 五

照目前巴爾幹形勢觀之，不僅保國，即南斯拉夫、希臘也均有被德國征服的危險。萬一南、希真被德國征服，德軍勢將東向以謀土耳其；那是不待說的。

若果如此，蘇聯地位是最為可慮；因為將北不能出波羅底海，東不能出太平洋，而南復不能出地中海，這三方面顯然的均將有被軸心國家封閉之勢。上次歐戰後，英國嘗採取扶德抑法政策，德國侵略捷克、波蘭，英國因未予實力制止，致有這次英德之戰。蘇聯今日採補助德制英政策，放縱德國向歐洲、巴爾幹進擊，實正踏的是昔日英國同性質的覆轍。假使德國最後勝利，德國豈能讓蘇聯保存？蘇聯又怎堪德國一擊？

故此大德軍入保，英國固然未可疏忽，應儘速以實力援助希、土，而蘇聯尤不能不覺悟，該趁早謀與英美合作。

(三月十二日)

## 希特勒可走的路

W. H. Chamberlin

這是希特勒汎歐運動前途的一個考察。作者為著名近代史家，似毋需多餘的介紹。原文載

「大西洋雜誌」一月號

爭戰開始後不到十個月，希特勒竟領有拿破倫帝國那麼大的土地。他將歐洲大陸上的敵人一一打倒。

但在法國陷落後，六個月的猛烈空襲和潛艇戰爭仍未能征服不列顛強固的島國。現在希特勒有無別法呢？他能否安頓下來，默認對英戰爭永遠打不開的僵局，將德意志和他業已併入或將併入「歐洲新秩序」中的土地建成一個強大的自成一體的經濟單位呢？要不然，他不是已成爲戰勝的俘虜，爲情勢所迫不再冒險呢？我相信第二個假設纔是對的。長久的停頓對於這個納粹的獨裁者便等於失敗。

拿破倫運用他自己的軍事天才和醉人的法國革命思想擊破歐洲的舊秩序。在奧斯脫立茲(Austerlitz)和耶拿(Jena)兩次戰役後他聲勢盛極之時，他比希特勒以前的任何人都較接近一手統一歐洲的理想。

拿破倫最強盛時期的地位和今日希特勒的地位的確很是相像。拿破倫像希特勒一般，將歐洲大陸上除俄國以外的各個國家或予擊破，或使其淪為屬國或小國，對俄則於簽定第爾昔和約後維持一種曖昧的友誼關係，與今日希特勒和斯塔林的關係不無相似之處。像希特勒，他想用反封鎖打開英國的封鎖，他想組織一個歐洲的「生存地盤」，一個雖被英國封鎖但仍能生存的歐洲。

拿破倫衰落的三大原因是英國無情的封鎖，侵俄的慘敗，在西班牙德意志燃起的民族革命。希特勒亦須準備應付類似的問題，但他所處的環境不同，對他有利也有弊。

希特勒有飛機潛艇可以直接打擊英倫，這是拿破倫所沒有的。這時候的英國青年男女不能像珍奧斯登(Jane Austen)描寫拿破倫時代的小說中的男女主人翁那麼愉快過日，忘記戰爭。

蘇聯的距離也不像一八一二年成為那麼重大的阻礙。當拿破倫的大軍向莫斯科行進時，他沒有一條鐵路可以解決給養和運輸問題。他沒有希特勒的卡車和坦克。倘希特勒認為有侵俄的必要，他可派遣這些卡車和坦克一直掃過俄國的大平原。而且在這飛機坦克的時代，欲起叛變反抗外國的征服者或國內的獨裁者都是極端困難的事。

但若把拿破倫的處境和希特勒的處境相較，希氏手中不一定執有一切大牌。拿破倫所不怕的，只有

四百萬居民的美利堅農業國，現在已成爲一萬三千萬人的世界最大工業國，對英國的抵抗力正有重大的貢獻。英帝國本身較威廉畢脫父子時代已強大許多，人力物力也豐富許多。

希特勒需要戰爭鑛產燃料脂肪較拿破倫迫切，因爲現代戰爭是高度工業化的。希特勒雖已將其有限的資源一大部份變成戰爭材料，但英國只要能維持其海上的霸權，它確有許多蘊藏的資源可以逐漸利用。

## 二

拿破倫倒後經一世紀，德意志境內始出現一個力量够大想以武力統一歐洲的強國。但統一歐洲的觀念在這一世紀中却未完全消失。神聖同盟是從反動的基礎出發，以代聯邦，俾一國支配各國的。它終於崩潰了，這是聯盟所不免的。當拿破倫的鬼影所引起的一陣驚駭業已過去，神聖同盟維持現狀的理想證明不切實際的時候，它便崩潰了。

梅特涅是神聖同盟的靈魂，另一個極端便是義大利的革命家和夢想家馬志尼。梅特涅團結歐洲的計劃是組一專制君主同盟；馬志尼反對這種計劃，他主張歐洲的自由民族組織聯邦。這兩個目標都未實現。民族主義已證明分裂的力量大於團結的力量。十九世紀歐洲所有的那種文化團結於世界大戰和戰後的蘇義德極權革命中受了極大的打擊。

可是甚至戰後，汎歐的理想仍在好些最不同的地方出現。它是新近被刺的革命家託洛斯基所喜的一個觀念。我在研究蘇維埃革命的史料時發現一件奇事。在俄國內戰期間，託洛斯基在巴拉索夫對紅軍新招的農兵演說，他期望革命的德國和革命的俄國携手，進而組織歐洲共產主義合衆國，然後派一所向無

敵的艦隊至美洲合衆國征服這一個資本主義的最後大本營。

戰後幾年，主張組織自由主義的非革命的歐洲聯邦最力的便是李却辜登何夫加勒茲伯爵（Count 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他堅稱歐洲必須組織聯邦，否則即召滅亡。歐洲既分爲二十六國，且有政治的舊仇和關稅的界限，他相信它必不能够抵抗美洲合衆國，蘇聯和不列顛帝國這幾個巨大單位的軍事壓迫或經濟競爭。

在自由思想盛行的二十年代，法德若干重要政治家對汎歐觀念表示柏拉圖式的同情。但是這個運動後面的推運力不够强大，不能克服對方的種種强大勢力：如民族間的仇視和鬥爭等。倘歐洲實行關稅合併，有些國家的既得利益便將蒙受損失，而且政治思想和習慣也有其可怕的情性，對這激烈的變遷有極大的阻礙。自由參加的汎歐聯邦從未出過辯論會的門。

和辜登何夫加勒茲的紙上計劃並存的是國際聯盟。但它不能滿足歐洲聯邦的需要。它包括與歐洲事件無直接關係的亞洲和南美國家。即在最順利的時期，國聯也因蘇聯未曾加入，因法德的仇恨和美國的不參加而大感困難。美國不在使有關的種種問題如戰債、賠款、關稅壁壘等無法切實討論，結果使一九二九年的大危機益加嚴重，促成希特勒勢力的伸張，並斷絕了組織自由參加的歐洲聯邦的最後一線希望。

希特勒未發動侵略前的歐洲二十六國已有十二國被他滅亡。尚有數個國家正在患難中度日，幾個鐵甲師團一夜工夫就可把它們結果了。在這超過拿破倫帝國的廣大區域裏，希特勒是實際上的皇帝，墨索里尼分明是軸心的小伙。即在德軍未實行佔領的國家裏，希特勒的命令就是法律。他可於剎那間以真正拿破倫式的手段改變巴爾幹的邊境。

## 三

這個新帝國較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日耳曼主義夢想裏的中歐還大。對這新帝國，希特勒要怎樣辦呢？在軍事鬥爭上倘有僵局——例如希特勒不能征服英倫，英國不能打開希特勒對歐洲大陸的鉗制等——一個在德國霸權下以武力統一的歐洲能否一帆風順呢？生活標準能否提高到日耳曼民族會忘記他們失去的自由的地步呢？

從冷血的工程的立場來看，姑將感情的和倫理的重要考慮擱開，一個在德國工業領導下的歐洲，在世界太平洋貫通的時候，當有幾種技術的和經濟的利益。我將上面一句特別提出，是因為它關係重大，這點我在下面就要論及。我還得加上一句保留的話——除非德國完全改變它對其他民族的態度，歐洲新秩序的一切利益將一概歸諸德國，因此除了武力以外，別無黏合這計劃的方法。

除了歐亞的蘇聯以外，德國是歐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它也是工業最進步應用科學最發達的國家。德國工人的技能，德國售貨員的勤懇，德國科學實驗室的成就已是有口皆碑。許多關稅壁壘的折毀，數千萬新的生產家和顧客包括進一個單位，將使產額擴大產價便宜。

德國的工程師和農林專家大可將歐羅巴的雜亂的巴爾幹後庭清理一下。橋樑，鐵路，公路，工廠可以建築起來；新的農產可以種植；舊的農產可以增加。天然物產如羅馬尼亞的油和木材，南斯拉夫的鋼鉛和鐵礬土等可以較科學較有效的方法開採。德國本國的工業，和工業發達的小國，如瑞士瑞典荷蘭比利時等，可將生產範圍及市場如以更爲精細的劃分。魯爾的煤洛林的鐵將因關稅壁壘的廢除而加強彼此間自然的聯繫。在汎歐計劃下，法蘭西和西班牙的農業適可補充德國工業之不足。

簡言之，在德國經濟領導下組織的歐洲，比較一九一八年以後存在的歐洲大小二十六國，將成爲出產更多的經濟單位，更爲富裕的市場，在世界貿易上更強的競爭者。但今日的這個歐洲在體質上是世界上最窮困的區域。

幾經滄桑一向仍不失其爲口福之地的法蘭西現已爲饑寒所迫，不久且有成爲餓殍之虞。以前生活標準高的幾個小國丹麥荷蘭瑞士正受著計口授糧的限制和物品缺乏的痛苦。挪威比利時的困境異常嚴重，因爲許多食糧須靠海外貿易海外運輸得來。無肉的日子已是巴爾幹國家所見慣了的，可是以前賤價的食糧出產豐富。對德國本身而言，戰勝的結果使生活標準降到威馬爾共和國的生活標準以下，在衣食的質量上甚至還不及受賑的美國人。

戰爭的破壞只能部份的（而且不是個重要的部份）解釋歐洲繁榮暴落的事實。歐洲缺糧不是因爲希特勒向東向北向西各次閃電蹂躪的結果，而是因爲它不是一個行得通的濟經單位。希特勒目前的帝國在經濟上傾側得幾不可救藥，人和機器過多，食糧和重要原料過少。歐洲受軸心支配的那一部份，人口較美國在加倍以上，土地却不及美國一半。更重要的是，它的物產比美國的劣得許多。

歐洲是溫帶相當富饒的地方，既無沙漠，又無莽林。但它出產的基本食糧如肉類，脂肪質，穀類等不能自足（平時，歐洲須輸進小麥裸麥四百萬噸，燕麥大麥玉蜀黍五百五十萬噸，脂肪質一百三十四萬二千噸，糖三十二萬七千噸）。至於許許多多熱帶或半熱帶的物產，它或完全沒有，或缺乏很多。棉花、橡皮、錫、茶、咖啡、可可、菜油等便是例子。歐洲煤油出產不足。羅馬尼亞次要的逐漸縮少的油田，加利西阿和阿爾班尼亞的微量出產便是天然煤油的唯一來源。歐洲大陸（蘇聯除外）雖富有煤鐵，但却缺乏重要的補助金屬如錳、鎳、鎘、鎳等。過去一世紀中歐洲因發展海外貿易和開拓殖民地而繁榮起

來，且能支持激增的人口。倘歐洲一被封鎖而與外間隔絕，無論分配制度如何改良，化學如何技巧，都不能給予歐洲以一個差強人意的生活標準。

所以，撇開坦克飛機秘密警察能否永遠撲滅法挪波捷丹荷等國人民的情緒這個問題不論，納粹的德國實無法安頓下來期望它底征服地的發展而收其利。希特勒必須再征服許多地方，否則連現在所有的都要失去。

#### 四

將來法國在歐洲的地位將變成怎樣呢？只有非常的幸運纔能給它以次要以上的地位。五六月間法國迅速的崩潰將把只有少數觀察家曾經想到的事實很清楚的顯示給法國人和全世界人民：法國已不是黎塞留，路易十四世和拿破倫時代的法國，它已不是歐洲最強的國家。

法蘭西相對的國力慘落的原因有許多。人口生產率久無變動，所以兵士不夠，工人不夠，農民不夠，不足以進行極權國家那種現代戰爭。法國天才比德國天才較不適於現代的產業技術，而在這時候，這種技術對於軍事力量却有無上的重要。法國只知沉溺於毫無結果的革命情緒和革命運動，而萊茵河對面的世仇却從野獸一般有力的澈底的革命中尋得了補救戰敗和經濟危機的辦法。

我在去年六月離法時，我帶走的印象是：這個民族已被炮火震得目瞪口呆，將有好些時候不能採取集體的積極的行動。我不能設想他們以真的活力對外國侵略者起一革命，或進行內部的革命。過去幾個月的事件已證實我這印象。

貝當賴伐爾政府上台是少數幕後的人在空前的混亂中運用手腕的結果。那時數百萬的法人是無家可

歸的難民，更有數百萬是在德軍佔領區裏，普通的政治討論已不存在。它處處受德國壓迫，且有迫切的經濟問題必須解決。

然而維希政府還找不出第二條辦法。在大批難民逃出巴黎時，我會接談過的一般法國男女對於一切，對作戰經過，對官僚——最受人咒罵的對象——，對人民陣線——欲加以罪最爲便當的對象——，都充滿厭惡和失望。他們的情緒泰半是消極的，虛無的。我不能記起一個對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君主政體或其他事物能表示真正信仰的。

維希對於法國實是舊式保守主義和淡薄的法西斯主義反猶主義的混合物。它背後並沒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上台時那種民衆的熱誠。法蘭西的法西斯主義縱能成爲體統（在分裂的法國的混亂空氣裏，沒有一件東西能迅速具體形成的），它也將受到世界大戰後德國民主政治因而衰亡的同樣挫折：民衆想起它時，總要聯想到慘痛的軍事失敗，水深火熱的苦厄，和征服者的要求。

可是倘若德國戰勝，法國便無其他途徑，唯有發展其本國的模仿式的法西斯主義，並在德國組織的歐洲裏佔據一個附屬的地位。希特勒和貝當賴伐爾談判時，對這件事當然曾經試探過。這事遲遲未能解決有兩個理由。一、貝當仍有顧慮，不願對英作戰；二、希特勒覺得很難顧全兩方：一方面是墨索里尼的要犧牲法國的土地要求；在另一方面，維希政府須有一個免強過得去的和平解決，作爲與德合作的報酬，這纔可以對得法國人民。

英國的勝利對於法國是個極大的幸運，正似一九一八年聯軍的勝利是俄國的大幸一樣，這使俄國可以不怕危險的廢除了布勒斯特里多夫斯克條約（Brest-Litovsk Treaty）。法國縱不能多得一些，至少也可收回以前的邊疆。那時候，法國必定有許多布雷牧師（Vicar of Bray）那樣的人，在一九三九年九月

以前是反戰的，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起至一九四〇年六月止是主戰的，在德國似乎要戰勝時是反戰反英反猶的，到情勢一變時又變成親英親民主國了。

現在還有一種可能，這便是法國的部份「回頭」。倘英國阻止了德國並削弱了它的勢力而沒有贏得一個全勝，歐洲國家運用政治手腕的機會也許較多。它們也許有個機會試驗賴伐爾的一個得意的念頭：創造一個「拉丁集團」包括法義西三國，在對德對英的關係上維持某種程度的獨立。可是我們必須認識，現在的法國政治家要想復國，較以前泰萊蘭（Talleyrand）在維也納所遇的艱難又要大得多了。

在法國大逃亡時期當中，我和我妻躲在波爾多郊外一個老成法國婦人的家裏。她說，「在這時候，我們設法不想，我們只是工作，祈禱。」在這黑暗時期裏，這是許多法國男女最好的，也許是唯一的哲學。

當然還有一個不朽的法蘭西，無論法國國運怎樣興衰，它是永久存在的。它有光輝的思想，深的宗教信仰，豐富的民族文化，它有聖母院，憲章，塞納河邊的書攤，有伏爾泰，法郎士，摩里哀，孟德斯鳩，巴斯葛，雷南，巴爾扎克。這時候正有許多法人逃進這個不朽的法蘭西云。

## 五

支配今日希特勒一切舉動的基本經濟事實是，歐洲如欲生存，就必須能自由取得亞洲非洲美洲的食糧和原料，至少在歐洲境外得「生活地盤」。所以希特勒不能停止。他的征服地在地圖上看起來雖大，但他一停止，就無異承認失敗，第三帝國也將遭受它前代的同一命運：因力竭及封鎖的圍困而亡。

泛言之，德國獨裁者可以希望用以解救自己脫離他一手造成的監牢的計有四種方法。最動人最能決

定勝負的便是打倒英倫。倫敦的指揮中心一經陷落後，縱使英國仍可從加拿大，印度和遠東等根據地勉力繼續戰爭，但是英國的封鎖却不能有它目前的效力。全世界的騎牆國家，從東京起至瑪德里止，定將倒過德國那邊。美洲國家大抵可無直接被攻之虞，但英法的殖民地將有許多小片落於希特勒之手，而德國支配下的歐洲也將得到它必不可缺的外國食糧和原料。

倘希特勒不能將英倫一拳打倒，他還有三個辦法。一是侵入近東。這法正在試行中，義國則攻埃及希臘，德國則對保加利亞和土耳其施以外交的壓迫。它的目的是在衝破蘇彝士和東地中海這封鎖線上的重要一環。倘此舉成功，軸心就可取得埃及的棉花伊拉克的煤油以充實自己，與日本合作發生效力的機會也增加了。

另一個補救歐洲食糧原料缺乏的辦法是制服蘇聯。這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大國是人口稠密產業發達的歐洲的天然倉庫。在蘇維埃政府未建立前，俄國是歐洲的穀倉。烏克蘭，西伯利亞，烏拉山有豐富的煤鐵；高加索山有豐富的煤油和錳；西伯利亞和中央亞細亞有銅，鉛，鋅；土耳其斯坦產棉。在理論上說，德國當然可用貿易的方法從俄國取得許多需要的物產。莫洛托夫和希特勒在柏林的談話說不定和這問題有部份的關係。但在實際上因蘇聯生產制度的不健全，它不能有多量的剩餘可供給德國和其他國家。對於希特勒來說，德蘇協定確是政治上的大成功，但據最好的報告，它的經濟收穫却很細微。

只有德國完全統制蘇聯的經濟，以德國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指導蘇聯的產業和運輸系統（西班牙內戰時，這辦法在佛朗哥的土地上使用，收得良好的效果），纔可從俄國方面取得大量的食糧和原料。倘這種局面可以不費氣力或稍以壓力實現，希特勒便有了打破自己的囚牢的第二種方法。

第三種方法是進兵直布羅陀以打破地中海東端的封鎖，開闢一條通達中非西非的航路，甚至衝破封

鎖線至南美各國。

無論勝敗如何，歐洲最後的一條路子似乎是帶有一些混亂的大聯合。倘希特勒戰勝，歐洲當然將被統一，而鎔成一個受德支配的經濟集團，且可取得亞洲非洲殖民地之物產。倘英國戰勝，戰前那種不受限制的國家主權的制度雖然在形式仍可受人尊重，但總不能恢復以前的樣子。

邱吉爾先生最近表示意見說，在這生死存亡的鬥爭時期裏，我們不能預為戰後的世界印好一個計劃。在戰爭未曾結束以前，我們當然無法料定世界有何變遷，現在對立的國家終將與何方聯合。但若大不列顛經過這次滅亡的大險而能戰勝，我想它當不致重蹈凡爾賽條約後二十年間那種疏忽的錯誤。英國以及戰爭結束時它還有的聯盟國，或將組織一個嚴密的軍事聯盟，主要的依賴空軍的優勢以保證將來的和平。小國將不准其超然於度外，因它們的積弱而危害公共的安全。小國的主權不受限制的日子業已過去——機械化使時間空間大為縮減，使強者對弱者益佔優勢，許許多多東西要死於機械化之下，小國不受限制的主權也在其中。

經濟的聯合幾乎一定將和政治軍事的聯合攜手並行。假定戰勝，英國亦能口口口口組織起一個歐洲經濟集團。英國各派思想進步的經濟社會專家朝這方面研究已有數十年，他們研究如何更加嚴密的調整國際的投資和原料的分配。我們有很大的理由希望歐洲經濟大聯合，實現生產上的種種利益。英國急切需要恢復正常的工商業以應付戰後解散兵員解除武裝時的危機。

戰後的歐洲不論是在英國的或德國的霸權之下還有一條路子。它有完全陷於混亂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解體的情形不僅普遍於俄國，且流行於中歐東歐各部。這是斯塔林所下的孤注。他利用外國受津貼的共產黨極力鼓勵歐洲國家的戰爭，然後鞠躬如也的退出，和希特勒訂了互不侵犯協定。戰爭的時期愈長破壞愈大，則戰後任何秩序將有混亂的可能性亦愈大（蔣甘）

# 輸入蘇聯的美棉

Andrew Roth

譯自一九四一年正月廿九日期「遠東通覽」半月刊

德蘇新商務協定的列入棉花一項，會惹起不少人推測：現時美國運至蘇聯的棉花，多半是作為填補蘇棉運至英國封鎖下的德意志等國後的缺額。自從去年十月底某幾方面獲悉，蘇聯在這三年來棉花豐收打破舊時一切記錄，一躍而成爲世界上產棉的第二位國家的時候，還是要向美國購買棉花。當然使他們發生了上述那種的疑慮。

在過去五年中間，蘇聯國內消耗的棉花，在事實上雖和出產數量接近，不過一九四〇年四百三十萬包的收穫數量，在供給國內消費以外，多半還有剩餘。根據一般的估計，蘇聯的紡織工業，再加上蘇聯新近兼併的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個小國區域裏的工廠，需要的數量也不過四百萬包左右。大概尙有三百萬包的剩餘，可以作為輸出之用。

蘇聯成爲產棉的重要國家，還是近今幾年來的事情。由於科學研究，增添機械，改良排水與墾殖方法的結果，才有今日發展的局面；事實上植棉的畝數，反較前減少了一些。一九三七年蘇聯每公頃的棉花產量僅次於埃及，而這一年的收穫量較一九三二年便多出一倍，較一九一三年則多出三倍以上。因爲培植長纖維的埃及種與美國種的緣故，纖維的平均長度已從二十七·四公厘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三〇·三公厘。一九三八年蘇聯的棉花產量，已升至世界第三位，與印度的出產量可謂相差無幾，現在蘇聯則更升至第二位，產量佔一九四〇年全世界總出產量的百分之十四。

最近蘇聯棉花生產的增加，恰在世界棉花市場劇烈變動，美國與其他產棉國家備受損失的時期中完成。在歐戰第一年中間，美國棉花的出口約減少到百分之五十左右。美國商務部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報告：「如果英國的封鎖繼續下去，美棉在世界市場上的銷路，多半還要滯呆好幾年功夫。事實上所有歐洲的大陸國家，直到一九三九年七月為止的五年中間，輸入棉花的銷費數量大約是五百萬包，其中二百二十五萬包是美棉，現在已完全被英國的封鎖所切斷」。運至遠東交戰國家的棉花數量亦已銳減。所以蘇聯在一九四〇年輸入美棉，其意義雖小，却是特殊的。在一九四〇年五個月中間，共輸入美棉十四萬包。當英國經濟部長休士·達爾頓宣佈：這是英國封鎖線的一個漏洞時，安姆託格貿易公司（Amberg Trading Corporation），蘇聯駐美購料機關的一個代表，隨即聲明蘇聯可以將購入的美棉，全數作為國內消費之用。有人預料這批美棉是供給蘇聯遠東部分消費之用，這樣可以減少西伯利亞鐵道運輸的負擔。此外，據說德國已經發明了木料纖維，作為爆炸物的有效替代品，所以德國並不怎樣需要棉花來製作爆炸物的原料。

蘇聯在美國購買比較少數的棉花，多半還是由於蘇聯設法促進國內棉花生產的專門計劃所致，特別是在土耳其其孟尼斯坦（Turk menistan）與烏斯倍吉斯坦（Uzbekistan）兩地。蘇聯預備化上六年以上來開發，這樣排水與開墾的區域，即可增至五十三萬四千公頃，其中十二萬五千公頃預備專種棉花。那時棉花生產的總數，即可希望達到六百萬包左右。現時已有許多精密的計劃，設法來完成這個目的。單是排水工程一項，就要用去九萬萬三千三百二十萬盧布。大約七萬以上的家庭，大部分屬於舊時的游牧民族，將移殖到這一片新闢的地方去。現時二百二十九具機器牽引車，即將增至三百一十具。至於棉花生產其他方面的平行步驟，亦已計劃就緒，前時祇是一片不毛的草原，荒涼的沙漠與居住游牧部落的中央亞細亞，不久即可變成棉花的豐富出產地。（唐錫如譯）

# 蘇聯生產之謎

(下)

Freda Utley

於一九三九年秋季開始的「加強勞動紀律」的報紙宣傳運動，乃將隱藏着最近計劃生產之失敗情形的帷幕揭起了一隻角。例如，他們已承認，一九三八年最後一季的計劃並沒有完成，而一九三九年各基本工業的產量並不比一九三八年為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工業報』(Industriya)說，鋼的生產一天天更掉落在計劃數字後面，並且掉落到一九三八年數字以下去。同一報紙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又揭露了一個事實，說一九三九年的焦煤產量僅有一千六百六十萬噸，比以前的兩年都更少。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它又發表說，深油井(此為拔庫 Bakū 區域總產量之大部分所自出者)是經營得如此之壞，以致其中有百分之四〇已永遠不能工作了。蘇維埃報紙又承認，高爾基汽車廠未能完成其計劃，而生產曳引機及備換零件的工廠情形亦非常不妙。一九四〇年四月四日，『工業報』發表了一個煤業人民委員的報告說，洞拔斯(Donbas，蘇聯主要產煤區域)雖時常採用新的技術，但在過去三年間，其產量却僅僅增加百分之三。

一九三九年初在蘇維埃機關誌上發表的報告又說明，在一九三八年最後一季中，鐵、鋼、及煤工業的生產已如此猛烈的低落，致使人懷疑必已發生了某種類似罷工性質的事情。鐵的每日產量，照計劃應有四萬五千六百噸，在十二月十五日跌至三萬四千五百噸，十二月十七日跌至二萬八千噸，十二月十九日跌至二萬六千噸。十二月十九日，鋼的產量已跌至三萬二千六百噸，而計劃數字則為五萬六千一百噸。

。同時，煤產量亦比每日三十九萬噸的計劃數字不足十萬噸。至一九三九年一月，生產仍然趕不上一九三五年的數字。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的「真理報」有一篇文章頗能暗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這篇文章對「寬弛的執行人」大發雷霆，說他們「不敢開除躲懶者，因為害怕給自己造成了勞動供給的困難。」蘇聯當然不承認有靜坐或其它形式的罷工發生的可能；所以，「躲懶者」的意義也可以說即等於「罷工者」。蘇維埃政府之處理勞工糾紛，實比國社黨人尤為嚴厲；可是，它仍不能將勞動者這一個階級用肅清富農及頑梗農民同樣的方式來加以肅清。機器總得有人去伺候的。所以有時候，工廠管理人如果不願意讓全部勞動力都被Opol（蘇聯秘密政治警察——譯者）指為躲懶者或機器破壞者或怠工者而移交到集中營裏去，那麼他們就不得不「寬弛」一點。因此，在一九三九年，禁止僱用被開除勞動者的原定規章是修改了，准許在停職六個月之後再將他們僱用。照理，一個勞動者陷於無食無家的境地至半年之久，他便不會即刻又反抗起來的。

但恐怖政策縱然加強，却仍不能避免生產的嚴重失敗。在一九三八年，克列姆林宮應已懂得，祇有改進俄羅斯勞動者的物質條件，那纔能使他們更有效的工作。可是，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之下也像在前二次之下一樣，大部分新投資都劃給了重工業——其中百分之八二均用以生產資本貨品。消費品生產照規定祇增加百分之三八。至一九四二年，鞋子的計劃產量是每人每年不到一雙半——其品質又如此低劣，一雙鞋往往支持不到一個月就非修補不可。棉布的產量每人祇有一十七公尺。但因為紡織工業在過半僅達到規定產量的一半，又因為織物至今仍在輸出，所以俄羅斯人民大概還得像以前一樣的缺乏衣穿。

#### 四

既然目前這次計劃並不企圖改善消費貨品生產與資本貨品生產之間的尖銳失調，我們就可以放心的說，在最近的將來，工資與物價決沒有穩定的希望。現在，通貨膨脹仍然繼續，而蘇維埃政府亦不願將生活費數字發表，所以，局外人對於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情形自然不能作精確的統計計算。可是，縱然留下極大的伸縮餘地，若將蘇維埃政府下的工資與物價，來跟沙皇治下的情形比較，我們亦能看出，在一九三七年，俄羅斯勞動者是比在一九一四年生活要壞得多；而在一九三七年以後，他們的生活標準甚至更形低落，雖然這一部分也許是由於戰時狀態之故。可靠的數字指出，例如主要食糧的售價，在一九三七年就比一九一四年高出約十五倍，而工資的增加却祇有五倍。在一九一四年，一個有平均資格的勞動者可以其月薪購買九十公斤牛肉，而在一九三七年祇能購買二十四公斤。若用黑麵包（這在今日也像在當時一樣的是俄羅斯人民的主要糧食）來計算，則在沙皇時代勞動者的每日工資可抵得二十四公斤，而在一九三七年，祇抵得九公斤。至於布匹及其它製造品，則其生活標準的低落甚至更為顯著。

自然，替蘇維埃辯護的人永不會將這些數子提供出來；如果別人向他們提出了，他們就爭辯說，蘇維埃的社會服務已很能抵補這真正工資之低落而有餘。這種說法是非常荒謬的。俄羅斯勞動者所享到的社會服務實不僅非常稀少，決不能與西歐勞動者所享到的相比擬，並且在一九三九年以後，它們還被大大的減削了。今日，祇有那些在同一工廠連續執業六年的勞動者，纔有資格享受「充分的」社會服務，而這些服務又無論如何抵不過真正工資之猛跌，住宅之不足，食品、衣穿、及燃料之缺乏。有些外國遊覽家於回國之後寫了不少關於蘇俄醫院、學校、託兒院、及休養所的動人記載，其實他們都不知道，他

們所看到的地方是祇有高級黨官僚及少數受優待的工頭和突擊勞動者纔能去得的。

蘇聯是沒有失業補助金的。一個勞動者如因遲到幾分鐘而失了業，他就得和他的一家人挨着餓，直至找到其它工作的時候，如果他帶着『黑色標記』居然還能找到職業的話。一個被捕的人的家屬，縱然後來這個人是無罪開釋了，亦必須挨餓，除非有親友肯幫助他們。近年來已有幾百萬人未經過審判或任何確切罪狀的指控而被捕了，所以我們就極易懂得爲什麼近來俄羅斯城市的街道中會時常出現一些無家可歸的孩子。

俄羅斯人民所受的這一切痛苦，不可避免的要成爲對俄羅斯國力的任何估計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前面所描寫的物質環境，自一九三七年以來，特別是芬蘭戰爭以來，是祇有變得更壞。一九四〇年初，除麵包之外的一切糧食的價格均增加了百分之三五至一〇〇，而列隊領糧又一次成爲蘇維埃生活的常態。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各種工業的計件工資均縮小百分之一五，而怠惰的罰法則更見加重。一九四〇年六月，每日工作已從七小時增至八小時，每週工作已從以前的六日中工作五日增至每週工作六日。一九四〇年十月，麵包的價格增加百分之一五。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的新法令將貨品產量不及格定爲一種『破壞罪』，負責者得科以五年至八年的監禁。

可能搜集到的資料均指明一九四〇年的蘇維埃工業是處於這樣一種狀態中：由於貧乏或不見起色的收成，工業效能的不足，資本之迅速而不當的耗費，及原料之加劇的缺乏等等而起的各種固有缺點，現在卻因芬蘭戰爭的緊張，及將一枝龐大軍隊支持在一種經常的備戰狀態中的必要性，而更形加強了。但是，縱然沒有普遍的歐洲戰爭，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所輸入的機器之迅速毀壞，及一大部分技師與熟練勞動者之被清除或監禁，亦無論如何會使蘇聯陷於困境，除了新機器的輸入及外國技師的幫助外什麼都

不能阻制自一九三八年以來日益顯著的生產低落了。這個事實就決定着蘇俄必須依賴德國，除非它能從別的國家除用新的機器。

## 五

蘇聯工業化的經費，主要是靠龐大的麵包稅（集體農場以裸麥售與政府，每『普特』Pood——俄衡名，約當三十六磅，譯者——可得一·一至一·五盧布。以較高的數字計，這等於每公斤九戈比。在一九四〇年前，政府以裸麥所製黑麵包在其店舖中還售於人民，價格是一公斤八十五戈比。現在價格是每公斤一盧布——原註）及製造品百分之一〇〇的轉埠稅來支持的。這一類及其它加在農民身上的負擔，正是計劃失敗的基本原因，因為農民的不滿造成了長期的糧食缺乏，而糧食缺乏又會減低工業勞動的生產力。農民的強制集體化，以曳引機及其它農業機器的形式對農業的投資，用以強迫集體農民更勤苦的工作的嚴厲立法，凡此種種，均未能提高蘇維埃農業的生產力。實際上，俄羅斯國民經濟是祇有被集體化及廣被宣傳的『農業之機械化』所大大的削弱。勞動者們本來可以生產消費用品，以提高城鎮和鄉村的一般生活標準，現在却都去製造農業機器了，而這些器機又因為品質低劣並缺乏有訓練的機械學識，所以仍未能增加土地的出產。若以人數平均計算，今日有曳引機的大量集體化田場，其產量却反較在私人企業的舊制度下少數沒有機器的私家田場為小。

關於肉類、乳坊產品、及蔬菜的情形，一九三九後亦變得更壞了。肉類和牛油的不足——即在最受優待的城市莫斯科亦復如是——自去冬以來已極為尖銳。這似乎是一九三九年夏季所發動的取締鄉村個人企業的新運動之結果。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命令，再加上另一道一九三九年七月間所發的，

實際上等於取消了一九三五年的准許集體農民主有私家牲口及一定量土地的「集體農場約法」。一九三五年那種對農民個人主義本能的讓步，曾使牛、羊、豬、及家禽的數量迅速增多，並使蔬菜的種植亦加緊，這發展會大大的改善了市鎮的糧食狀態。據一九三九年法令的前文及蘇維埃報紙的文章，小範圍土地及若干牲口的私有權結果竟發展到這樣的情形，即許多集體農民「實際上都脫離了生產合作社（колхоз），而把全部時間都用來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生產合作社的管理人顯然會允許農民將集體農場土地的一部分領去私自耕種，由他們繳納固定的實物地租，而這樣向他們的主人，即蘇維埃政府，担保一定量的出產。俄羅斯農民不願在集體農場工作，因為管理既極壞，而他們的勞動所得報酬亦太少，結果便造成了私家耕種的復活。據那命令說，私人土地現已失去其補充的性質，在許多場合已成爲集體農民之主要收入來源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的命令發動了一次對農民的新取締運動，將他們所「非法」獲得以從事私人耕種的定量額外土地，及大部分他們所私有的牲口都剝奪了。它大大的減少了額外土地的定量，並宣稱生產合作社的土地是「不可侵犯的」。將它們租出去已定爲一種刑事罪狀。它又禁止將牧地和草場租與個人的集體農民，違者處以重罰，這樣，農民就不可能飼養他們私有的牲口了。七月命令又規定每一集體農場所必須有的牛、豬、綿羊、或山羊的最低數量；並規定從此以後繳給政府的肉類量，不再以農場所有的牲口數目，而要以耕地面積爲根據。因爲集體農場欲獲得它們所必須有的牲口數量，是除了將它們參加分子的財產沒收之外別無它法，所以一九三九年七月的命令實際上等於叫人將集體農民的私有牲口充公。農民被迫將他們的牛、豬、羊以僅及市價十分之一的價格「售」與生產合作社。結果便是一九三九至四〇年的冬季以後肉類、牛油、及家禽之極度缺乏。可想而知的，農民們一定像一九三一至三二年一樣，

寧願將許多牲口殺掉，而不願將它們送給集體農場。

## 六

到了這個階段，蘇維埃政府是否能在物質上改善俄羅斯勞動者及農民的處境，實頗成疑問，除非經過一種會將斯塔林及其官僚機構的權力和物質特權剝奪掉的猛烈的經濟及政治變動。社會體系的腐敗已是極深的了。官僚們之間的地位、勢力、及物質權利的競爭，再加上人民大眾的冷淡、懷疑、與絕望，現已能使任何政策的改變都難免流產。尤為重要的，過去十年間受過訓練的人員之被肅清，更是一個不可補救的損失。祇有一九三六至三八年的清黨會受到全世界的注意；可是，早期那種不聲不響的、繼續不斷的將黨外專家清除，實比後來黨內整批的清除對於俄羅斯經濟更有致命的影響。

列寧和託洛茨基的政策是主張利用在沙皇治下訓練出來的受教育人員——會計員、工程師、技師、事務員——並願對其中最優秀分子供給較高的生活待遇。在集體化與五年計劃以前的新經濟政策時代，身分較高的黨外專家之所得，實較在工業與貿易中占領導地位的黨員為多。可是斯塔林卻使專家的特殊地位告一結束，同時又給予黨員各種特權，將他們拉攏到自己身邊。高級黨員可以用勞動者、僱員、及專家所必須付的價格之一小部分，到「特種分配機關」去購買食品與衣料，他們還可以享受免費住宅、汽車、及其它奢侈品。所以，不准黨員每月收入超過三百或三百五十盧布的黨規，便失去了全部的意義。同時，由於通貨膨脹，專家的收入，從購買力來算，卻從以前的五百至七百盧布縮減成過去價值之一小部分。（自從一九三五年「特種分配機關」廢除，麵包購買限制取消後，「黨老闆們」的月薪已昇至五千盧布之高，或甚至更多，而專家僅有六七百，極少的場合則有一千。——原註）並且，他們又時常

做了起草時完全不顧到實際可能性的荒唐計劃的失敗之代罪羔羊。如電力站的場合，風爐和工廠都是賠上極大浪費忽忽忙忙建造起來的。政府本應該獲得每一個有技術經驗的人的誠意合作纜對。但斯塔林卻不但不繼續列寧的與黨外專家妥協的政策，卻反而對他們建立了一個恐怖政權，且將他們的生活標準減縮到遠較黨官僚為不如的程度。

當我在工作的那幾年內，俄羅斯凡是受教育及有能力的人，均遭到這個大悲劇，即他們如要憑良心忠忠實實的工作，就連生命都會受到危險。有些專家指出某一計劃如欲完成，就必然會毀壞或大大的損傷了生產工具，他們往往因此被指控為怠工或反革命。有些統計學家以原料數量或生產能力之精密考察為根據作了一些謹慎的估計，就正因為他們不肯草擬不能實現的誇大計劃而給投入集中營去。起草原來的五年計劃的那些『國家計劃』（Gosplan）專家們已以怠工的罪名被鎗決，但到一九三二年卻發現現在計劃執行期中所獲得的真正成就差不多剛達到他們所估計的數字——而這些成就亦是賠上不知大到多少的費用纔獲得的，但如果並不企圖強行與實際可能性不符的計劃，則整個國民經濟就不至於受到搗亂，而所花費用亦不至於如此之大。黨外專家欲保全生命的唯一辦法，便是向全權的黨老闆叩頭，並將失敗之責推到別人身上去。於肅清運動之後還能存在的最規矩的人，亦被這種以誹謗而不以競爭為基礎的新社會制度所帶壞了。

國社黨制度之所以能獲得更大效能，是有一個極好的理由，即希特勒很聰明，沒有將舊時的有產者、行政員、有職業的階級清除。反之，他是強迫那些人替他的新政府的利益服務。他向勞施寧（Rassensning）說，國社黨人『不能讓德意志像俄羅斯一樣的在饑餓與痛苦中浪費許多年，』而要『強迫有產階級以其能力貢獻於新秩序的建設。』而斯塔林的對那一切缺點的補救法便是加緊壓迫。但是他所逮捕

的專家愈多，則大眾生活情形便會變得愈壞。一九三〇至三二年的清除運動對蘇維埃經濟發生了致命打擊；一九三六至三八年的大清除運動又粉碎了多數黨的紀律。在黨員尙能謹守『黨路線』而自保之際，他們還能成爲一個支持斯塔林政府的堅強機構。但從一九三六年以來，便沒有一個人能感到安全了。

## 七

如果沒有目前這場戰爭，蘇維埃經濟大概會在斯塔林及其幫手的暴政之下無期的停滯下去。但戰爭却引起了一些斯塔林所不能單用恐怖政策來解決的新問題。這種施政方法是祇有在不受到外來威脅的地方纔能成功。一個沒有民衆支持的獨裁者決不敢冒戰爭之險，因爲戰爭發生，便必須有武器交到下屬手中去，而這些下屬說不定會更願意拿這些武器來對付獨裁者本人，而不願意拿來對付敵國。

每一個能記憶到二十五年前去俄羅斯人，都知道他現在是比革命以前生活過得更壞了。年輕的勞動者和農民也知道他們現在生活得比一九二九年以前更壞，而一九四〇年的情形又更比一九三六年不如。但他們的政府却老在對他們說，他們的情形是改善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階級的處境是要比蘇聯壞得多。政府所控制的與個人經驗剛巧相反的宣傳當然會引起懷疑。例如，從最近合併的芬蘭、波蘭、波羅的國家等區域回來的兵士，就對國內的人民說，資本主義世界的情形簡直『叫人詫異』。

淡漠而頹唐的俄羅斯民衆，也許會被民族榮譽的遠景，或至少被獲得更多贓物的希望（例如去年在倍薩拉皮亞獲得的糧食供給）所引誘的。紅軍當也會爲保護蘇聯邊界而作戰。至於它的進攻力，希特勒是無須害怕這樣一個俄羅斯之襲擊的，因爲他早從德蘇公約簽訂以後在蘇聯工作的專家們知道，那裏的工業和運輸差不多是在一種混沌狀態中。俄羅斯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太薄弱了，決不足以向德意志挑戰。

在最後的情勢權衡中，斯塔林對於他自己人民的恐懼這重量，亦必須加到他對德意志的恐懼之相反一面去。祇要希特勒肯讓克列姆林宮做一個藩屬，而未被糧食和原料的急需所逼迫得非對蘇聯獲得直接管理權不可，那麼，斯塔林大概總會置身於戰爭之外而執行着希特勒的命令。但情勢卻仍有多方面的不確定性。蘇維埃的首領們雖然狡猾，但常常顯得全然不瞭解外邊世界的情形，因為那是一個他們永沒有去過而且一向是戴着歪曲眼鏡來看的。這一種盲目和估計失誤，也許會不知不覺的將斯塔林拖到戰爭漩渦中去（例如他進攻芬蘭那一次就差些兒給拖進去了），雖然他會盡極大的努力，以圖在雙方都勢窮力竭時做一個不參戰的勝利者。（完·行譯）

更正：三八期二六四頁九行，  
「十七次大會」係「十八次常會」之誤。

### 國際通訊價目表

零售每份港幣五分
半年預定港幣一元
全年預定港幣二元

預定處：香港郵箱九百號  
零售處：香港各大書店